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天聖四年春正月癸未契丹遣樞密副使彰武節度使蕭迪烈歸義節度使康筠來賀長寧節迪烈等既來賀契丹又使人持酒果與迪烈等上問宰相王曾曰契丹齎送酒果者凡三十餘人已至莫州可聽其來否曾曰

宜止其來而以州兵代之轉酒果付廸烈等可也上曰善

己亥命知制誥章得象侍御史知雜事韓億與吏流内銓南曹同試百司人上因曰比閲天下奏吏出職者率多敗官何也王曾曰士人入流必顧廉恥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於民宜少澄其原乃詔得象等精加考試

秘書監致仕胡旦言撰成演聖通論七十卷以校正五

經家貧不能繕寫奏御庚子賜旦錢十萬米百斛　知益州薛田言兩川犯罪人配隸他州雖老疾得釋者悉留不遣自今請無放停上曰遠民無知犯法而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乎察其情有可矜者聽遣還　涇原路走馬承受公事入內供奉官王從德言與知鎮戎軍王仲寶本路都監李道史能破原州界康努卜族焚巴溝首領布阿等六門帳子七百餘所斬首七十九級獲牛羊馬驢器甲千計賜器幣有差仲寶傳云破康努卜族得首領百五十馬羊七十

詔奬其功與此數
稍異今從實録

辛丑詔陜西弓箭手毋得典買租賃蕃部土田其蕃漢願合種者聽之

甲辰上謂輔臣曰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為使相如何王曾對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有勞晚年方除使相且將相之任豈容私請上曰固也卿等可召宗慶諭之　御書院言翰林待制太子中舍同正王文慶乞授正官出職上欲與大理評事以問宰相宰相言若除

正官則流品不分矣請且如舊制遷同正官從之

初涇環州屬羌作亂陝西轉運使王博文劾奏周文質王懷信擁兵玩寇耗邊食請用曹瑋及田敏代之文質等既坐法丙午徙知天雄軍彰化留後曹瑋知永興軍使節制邊事從博文之言也瑋尋以疾免行復知天雄軍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或疑而問之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博文傳稱瑋以病不行乃用敏為涇

原路總管冦逆平按敏傳卒無涇原之命雖復爲環慶總管乃天聖元年四月恐博文傳誤也今不取

二月戊申朔置上御藥供奉四人御藥院掌按驗秘方和劑藥品以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至道三年始置以入内供奉官三人掌之或參用士人於是别置上御藥供奉其品秩比内殿崇班專用内侍其後多至九人

庚戌玉清昭應宫使王曾請下三館校道藏經從之上因言其書多載飛煉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清淨之道也

甲寅詔官吏犯贓至流而按察官不舉者并劾之

已未保大節度使錢惟演言次子大理評事晦乞換內殿承制詔授內殿崇班晦娶駙馬都尉李遵勗女即冀國大長公主所生也故特從其請

浙江抱餘杭據岸為二閘互啟閉納溫台衢婺船而潮壞北閘久不治兩路船為之稽壅辛酉侍御史方謹言始奏復之

壬戌遣官祀九宮貴神上因謂輔臣曰祠日適與真宗

大忌同其施樂耶王曾曰但設而不作爾又問古今樂之異同曾曰古樂用於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者莫不由此上曰朕於聲技固未嘗留意内外燕遊皆勉强耳張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豈知之願令吕夷簡備書時政記
庚午并代部署司請置西界和市場從之
甲戌夔州路歸順等州蠻人田思欽等三百二人來貢

方物樞密院言入貢人多本路轉運使不先奏聽旨詔劾之

乙亥濬京西諸河　詔内藏庫副使安繼昌殿中丞宋可行權提舉制置左右廂店宅務入内押班江德明言課利虧少舊額故也候課利及額即罷提舉　同管勾河沿邊安撫司王世文奏代州界寶興軍寨主李繼忠見任右班殿直新差監押王格乃左班殿直職序非便恐致不和望下三班院自今凡監押職位須在寨主之

下從之仍移王格他任

三月戊寅朔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工部尚書李維為相州觀察使初塞下訛言契丹將絶盟故遣維往使契丹主素服其名館勞加禮使即席賦兩朝悠久詩下筆立成契丹主大喜既還上欲用為樞密副使或斥維與契丹詩不當自稱小臣沮罷之乃加刑部尚書維久厭書詔之勞辭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換官故有是命左正言劉隨奏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

節不報尋命維知亳州事簡不欲尸重祿請赴相州從之要知沮罷者姓名

己卯徙知秦州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薛奎知益州加樞密直學士以給事龍圖閣直學士王隨代之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詣轉運使請留賜書褒諭不許

辛巳許上御藥供奉藍元用等封贈父母妻元用繼宗養子也

御史臺自薛奎後中丞闕久不補侍御史知雜事韓億獨掌臺務踰年壬午始命權知開封府王臻權御史中丞臻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為之又言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依長定格元年五月李孝若已有此奏請不知臻何故復言之當考

中書言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皆別置勸農司文移取索頗為煩擾請自今勿置司行遣但令躬領使事庶幾

實惠及民甲申詔從其請罷諸路勸農司轉運司提點刑獄仍令領農使如故

己亥鄜延路總管司言蕃部首領曹守貴等一千八百餘户内附

甲辰前權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前領計置司劉筠王臻范雍蔡齊俞獻可姜遵周文質各罰銅三十斤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各罰一月俸先是入内押班江德明傳宣下御史臺鞫三司孔目

官王舉勾覆官勾獻等天聖元年五月從三司改法許
商人河北陜西縁邊入中糧草給以顆鹽白礬等不指
定慈州晉州礬分數致商人多請慈州礬而浸以虧官
又天聖二年令具計置縁邊糧草數舉等乃以逐路夏
秋税賦并兩川物帛所博糧草通作三司計置防邉所
增及未改茶法時不折計虛實錢而妄稱賣茶課增一
百四萬餘貫以覬恩賞朝廷以為欺遂賜舉等各銀五
十兩絹三十匹至獄具決配獻沙門島而舉巳前坐事

配宿州以士遜夷簡宗道嘗主變法之議詔令分析士遜因言措置更革皆不出已夷簡則言天聖初環慶等數路奏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俸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惟是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而宗道所言亦略類夷簡竟坐不合以舉等狀施行故及於罷詳定所孫奭等特釋之士遜等分析據本志附見李諮

三年九月己罷三司使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安德此更落密直也本志誤云罷三司使今不取

節度推官李佑唐莊宗曾孫也上書求便官以掃灑陵廟

夏四月丁未朔改授李佑西京留守推官因謂輔臣曰唐莊宗百戰滅梁始有天下不務修德而溺於聲樂嬖用伶官以及於禍良可嘆也王曾對曰陛下日聽政事又覽前代治亂之迹以為龜鑑天下之福也

辛亥還知寧州職方員外郎楊及所獻綉佛初及因乾

元節來獻上謂輔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此為遂令郎吏還之

壬子詔京西河北淮南諸路穀價翔貴而富家多蓄藏以邀厚利宜令所在平其價以濟貧民又詔外官代還以公租餘俸市物者聽之若市物虧價及公為商販者論如法　江州言太平興國真君觀有盜神像金冠者請下文思院更製上曰觀僻在山谷間而以金為冠是誨人為盜使陷重辟宜代以銅而金塗之王曾退言慮

民抵罪而易金以銅可謂仁矣

乙卯内出後苑雙頭牡丹芍藥花圖以示輔臣仍令館閣官為詩以獻

丁巳契丹遣啟聖軍節度使蕭諧利州觀察使李紹琪來賀乾元節　天聖初驍衛上將軍張美曾孫女與郭后同入宮上意屬之將選為后而太后固立郭后於是以張氏為才人

戊午以光禄卿知汝州王曙為給事中知潞州上黨民

王氏誣伏殺繼母獄已具僚吏皆以為無足疑者曙獨曰此可疑也既而提點刑獄杜衍至更訊之果得真殺人者曙因作辨獄記以戒獄官衍山陰人天禧末知乾州時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燕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奏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於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衍事附見賜宴據衍正傳附傳無之又按天禧四年閏十一月陳堯咨安撫陝西所至即犒設官吏將校不聞止限藩府也當考

甲子翰林學士夏竦言江西閩越之民多採山澤大黿

倒植焰中生杙去肉取其甲謂之龜筒痛楚之聲所不忍聞得直至徼而殘物尤甚請嚴禁止又請於金山大孤小孤山飏瀾左里馬當長蘆口别置游艇募水工拯救危溺並從之

辛未詔罪人當令衆者自五月盡七月免之

壬申詔修西川閣道

是月免諸州軍犂具税錢時高郵軍民買犂具而税務令民納錢本軍以為言故有是命此據會要

五月丁丑以知制誥蔡齊章得象並為翰林學士時舍人院無知制誥待詔翰林學士夏竦草詞
己卯詔禮部貢舉進士實應三舉諸科五舉並免取解
判刑部燕肅上奏曰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大宗曰其間有可矜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又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衆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

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至上請而法寺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得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執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臣則以為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罪未聞淹延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曽以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

壬午詔曰朕念生齒之繁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王偁東都事畧詔曰國家勤卹黎庶必期無訟而生齒之繁犯者頗衆朕甚憫焉

癸未徙南儀州於岑雄驛以舊州在山險中多瘴霧之毒吏民歲死者衆故也

戊子御崇政殿録繫囚

辛卯詔館閣校勘自今毋得增員時樞密副使張士遜請以其子友直為校勘上謂館閣所以待天下英俊不可私授止令於館閣讀書且降是詔

己亥詔舉人雖文辭可採而操檢不修者州郡毋得薦送

辛丑陳王元份女華原縣主為門客鄭諫求補齋郎不許詔入内内侍省提舉郡縣主諸院公事所自今無例而乞恩澤者勿以聞　太常丞桑熆授監察御史熆有

至行朝廷聞之中旨特有此授此據會要參慥事迹當考

閏五月戊申定江淮制置發運司歲漕米課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於是都官員外郎吳耀卿請約咸平景德中歲漕之數立為中制故裁減之然東南災儉輙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它路者時有焉災儉減數以下據本志吳耀卿胡則之黨見戚綸傳不詳邑里　初

李諮等變法使茶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

償至是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

巳酉詔初補太廟齋郎自今並赴宗正寺公參　初解州之永豐渠始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黄河以運鹽而周齊之間廢絶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由陜入解縣唐末至五代不復治至本朝湮淺舟不通鹽運大艱主運者耗家産幾盡州校麻處厚詣闕訴而右班殿直劉達因請治渠起安邑至白家場轉運使王博文亦言其便復詔三司度利害是

歲卒成之公私果利

壬子錄左班殿直王貴子得哥為三班借職名曰秉節以貴與蕃賊戰死環州木波鎮特䘏及之

甲子詔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侍讀學士宋綬等讀唐書上曰朕覽舊史每見功臣罕能保終始者若裴寂劉文静俱佐命元功不免誅辱王曾對曰寂等之禍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綬兼勾當三班院因請解所兼專事勸講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

帝覽遂録進唐謝偃惟皇誠徳賦又録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明皇朝臣僚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政理論三卷上之

丁卯洛苑副使知石州高繼昇為禮賓副使初繼昇為奴高遇誣告嘗遣捉生馮訓及奴李文住焚村碩爾族與其部酋謀叛下御史臺鞫之無叛狀詔杖殺遇而繼昇亦坐使人毒殺李文上以繼昇父文岯自河西來歸繼昇又久在石州故特寛之杜衍傳云繼昇為僕誣告捕繫數百人久不決衍覆

得僕所誣狀卒論殺之衍實河東路提刑今此云下御史臺則非衍所與也當考

辛未吏部郎中知制誥知汝州張師德為右諫議大夫罷職師德孝謹有家法不交權貴時相頗不悅之然亦自多病故在西掖九年卒不登翰苑師德初試知制誥屬詞淹緩日晏猶未畢執政使人語以且封起翌日終篇具言於上曰此人有德行宜備顧問真宗即擢用之

江休復云王曾實當國此誤也按師德除知制誥乃天禧二年十一月時王曾罷參政逾年矣向敏中王欽若實為宰相張知白李廸參政薦師德者或是知白與廸必非曾也今没其姓名仍取其事附見於此

詔

增西川廣南東西路諸州軍進士解額有差又詔命官鎖廳應舉自今更不先試所業下第者免責罰仍聽再舉其歷任有贓私罪及停廢責降衝替未經叙用人即不許應舉舊制鎖廳應舉者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禮部程文紕繆者勒停其不及格者猶贖銅永不得應舉至是上欲開誘進士之路下近臣參議而降是詔下第免責景祐元年四月又有詔蓋此專指下第者又被及不得解者

六月丁丑詔吏部流内銓選人八考入令録舊與初等

幕職官自今並與兩使職官
戊寅詔近臣舉諸司使至閤門祗候堪邊寄及三班使臣能捉賊者各一人以名聞　莫州言大雨壞城壁
辛巳詔河中府陝州慶成軍民為安邑畦户者三年一代之願長役者聽
癸未賜環州緣邊巡檢供奉官閤門祗候高繼嵩等器幣有差以瑪爾默族寇邊而繼嵩等率衆捕擊有勞也
丙戌福建路提點刑獄司言建州劔州邵武軍大水壞

官私廬舍七千九百餘區溺死者百五十餘人詔賜被溺家米二斛貧不能收斂者官為瘞埋之
庚寅大雨震電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
辛卯上避正殿減常膳
壬辰上謂輔臣曰霖雨為災豈朕之不德所致耶王曾對曰臣等之責也退而各上章求罷不許賜在京諸軍班緡錢放官房錢三日遣使體量畿內田苗詔被水之

民權寓止於閭巷者令新舊城裏都巡檢存視之

癸巳以西上閤門使曹儀洛苑副使内侍押班江德明提舉修葺在京營房庫務内殿崇班麥守忠相度疏導積水　河中府鄭州言大水

甲午賜汴河禁卒緡錢凡汴水長一丈即令殿前馬步軍禁卒縁岸列鋪廵護以防决溢及五晝夜即賜以緡錢

乙未詔臣僚因南郊或乾元節奏薦親屬自今毋得乞

進士及第并同出身

丁酉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畿内京東西淮南河北民田被水者蠲其租流徙者所在撫存之

戊戌羣臣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庚子度支判官太常博士王咨供奉官閤門祇候張繼恩為京西路體量安撫癸卯詔咨等察官吏能否及民間利害省轉運司配率之擾民者其三司見理欠負定限科校無可償官及會赦合放而有司未即行者盡一

以聞又詔三司所在官物為水漂失者皆蠲除之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㫖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曾如是皆媿服焉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上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此第民間訛言相驚不足慮已而果然

初行慶關大水氾水縣尉劉文蔚父母妻子七人監酒

稅借職馮益男女二人皆溺死詔以文蔚為懷州録事參軍免持服仍賜錢十萬益為奉職賜錢五萬河陽推官劉利涉拯救庫務官物存者居多體量安撫王咨等乞旌其能詔遷利涉京官就知汜水縣事

秋七月乙巳詔三司選人嘗借俸錢未償而物故其蠲之

初汴水大漲衆洶洶憂京城乃用樞密院奏敕八作司決陳留隄及城西賈陂崗地洩之於護龍河水既落命

開封府界提點張君平調卒復治其隄防丙午賜役卒緡錢

戊申御長春殿復常膳

乙卯復太常博士同判邵州鞠詠為監察御史從中丞王臻之請也

壬戌知雄州張昭遠請下轉運司歲委官磨勘四榷場入中錢銀數中書言先朝置榷場亦通南北乃綏懷遠人之意非計貨易之利也若每歲磨勘恐乖事宜上曰

昭遠所奏固不可行也　除冀州堂陽縣界乾度錢

乙丑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韓億為契丹后生辰使崇

儀副使田承説副之詔億名犯北朝諱權改曰意承説

皇太后之姻也庸而自專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曰南

北歡好傳示子孫兩朝之臣勿相猜沮億初不知也契

丹主命别置宴使其大臣來伴且問億曰太后即有旨

大使宜知之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太后必於

簾前以此語戒敇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聞之大

喜舉手加額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即以語附億令致謝時皆美億能因副介失辭更為恩意焉此據蘇舜欽所作億墓誌及江休復雜志刪修　置開封祥符縣丞各一員仍令吏部銓注幕職令録有出身人時兩赤縣簿尉多差出在外縣事頗失經理故也　罷永興軍秦坊等州新醋務初轉運司言民間買官糟造醋頗有遺利已置務榷之請推其法天下王曾曰榷酒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今以經費至廣未能省去若又榷醋則甚矣故罷之　賜河北州

軍修坊城役卒緡錢

丙寅遣戶部判官度支員外郎高覿如京副使高志寧往河北經水災州軍體量安撫覿蘄人也　開封府言新舊城爲溝注河中凡二百五十三恐閭巷居人棄灰壞咽流請責吏邏巡察其慢者從之

辛未詔兩川所造錦綺鹿胎透背欵正等歲減上供之半其大小綾及花紗仍令改織絹以供邊費先是上封者以此爲言上謂輔臣曰朕意政欲如此宜亟行之王

魯等曰錦綺纂組有害無益臣約一錦之費可為絹數匹陛下崇儉節費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

國子監關學官壬申詔諸路轉運司所部幕職令録京朝官有通經術長於講說者以名聞上嘗謂輔臣曰比以大暑罷講讀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公事退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萬幾之暇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有以見聖學之高明也　詔兩川弓手自今不得僱人代役犯者許隣保糾告重行科罰時呂夷簡自益州安

撫回言川中豪民多僱人以代役多得情農每執兵仗
悉不堪用故示約束

八月戊寅改故秦國成聖繼明夫人劉氏為秦國肅明
賢順夫人　前禮部尚書贈右僕射謚康懿任中正卒
中正事母孝初責鄆州自言母老得還守故郡既遭母
喪中正亦遽死毀故也

庚辰免京西被水災民牛稅

辛巳前權石州軍事判官馮元吉循一資仍賜五品服

以其嘗辨冤獄活二人死故也　先是審刑院常議官太常博士館陶王沿上疏言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外侮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兵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春秋內其國外諸夏內諸夏外四裔明王者之興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四裔以漸治之自近者始也宋興七十年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可謂諸夏正矣然而北敵桀驁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

已也故屈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為耒耜以攻略為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徒規規於盟歃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為契丹所據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内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屢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緣邊近郡數蠲税租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

頃是河北之地雖有十之七而得租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坰牧以其地為屯田發役卒刑徒佃之歲可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為利今以為害繫乎用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為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

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以聞同判洺州王軫獨謂不然會洺遷監察御史復奏曰渠田起於戰國魏襄王時東有全齊西有強秦韓楚在其前燕趙居其後干戈歲動封疆日蹙茍不盡其地利則為强國所吞故史起謀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亦不知用請引之以溉鄴以富魏之河内臣考觀記傳但載灌溉之饒不書疏導之法惟相州圖經稱天井堰魏武

帝所作二十里分十三墱每墱相去三百歩令互相灌注故左太冲魏都賦云墱流十二同流異口詳此則古漳水淺不與岸平必就岸開渠臨渠作堰則水流渠內渠灌田中蓋為渠之初必就高阜渠行數里方達平田若水與岸平田岸相接為渠甚易溉田不難則久已開治矣又豈假臣言而後隱度哉臣聞韓欲疲秦無令東伐乃俾鄭國說秦鑿渠引涇水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鄭國乃曰為韓延數年之命為秦

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夫以強秦之力而鑿一渠而曰欲疲之鄭國又云為韓延數年之命則是舉秦國之人役之數年然後成持此較彼則史起之引漳水也豈一朝一夕之功哉是必歲役萬人數歲而後獲其利又鄭國鑿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里則是相高仰之地以為渠不與平田接明矣非若此則澆溉之利豈能遠及三百里哉臣詳王軫所庚漳渠大率謂水旱岸高渠已湮塞軫曰功大則亦然爾若云水濁不可以溉

及所作堰遇川溢必復壊則是軫等不知溉田之方作堰之法臣按鄭白渠之引涇水也在耀州之雲陽三原富平及京兆府之涇陽高陵櫟陽六縣洺渠皆立斗門多者置四十餘所以分水勢其下别開細渠則水有所分民無奔注之患且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故能溉糞禾黍今言水濁不堪以溉斯豈軫之不知而自為知耶又其作堰之法皆用大石方四五尺者錮之以鉄積於中流擁為雙派其南流為涇水其東流為二渠故雖駭浪

不能壞若不如此則是歲輙修治豈有利哉故漳水之岸若復渠田請訪諸雲陽擇水工十數就摹古人作堰決渠之法及觀令人置斗門漑田之方或雲陽民犯罪當配者令皆徙相州教百姓水種陸蒔之利則謀易成矣至如北邊本無水田後徙江南罪人轉相教語皆知水利臣嘗建請命水工詰鄭白渠觀疏導之制亦慮磁相民不知作渠法爾又王軫謂不開舊渠而截河作堰當役七十五萬餘工若從渠口穿一丈四尺當役十三

萬餘工以臣籌之若渠開二丈四尺則作堰之工可損半當併役五十萬工日役萬人五旬而罷依鄭白渠之法采陘山之石取磻陽之木給黎城之鈇扼中流據長岸資木石之固以為堰上為大渠疏導別派沿渠數里分置斗門溉餘之水東入御河或遇漲溢奔注則以棧塞渠口其磁魏邢洺既居下流隄岸又淺或餘波可及別渠可穿則所謂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又曰首起谷曰尾入櫟陽也夫如是復三百年廢迹溉田數萬頃雖役

萬人數歲而畢不足為勞且王軫謂開古渠則穿掘民田況萬金都領首等渠尋之無迹凡溝渠豈有不占民田哉此雖史起復生亦不知計之安出其萬金諸渠亦在田中但歲久堙沒爾軫稱高平渠民有牒訴稅籍已重雖得水以溉利猶不充臣所作堰蓋欲利民軫乃不思先議增稅致其憂疑不願澆溉斯豈卹民之意或又以堰成之後安陽水減不可勝舟慮失關市之稅夫以一渠之流不過減河數分孰謂舟不通苟利於民雖捐

征稅其亦末矣軫不尋今古利害徒采野人下卒之語以斟酌三百年廢渠之迹安能盡其術乎昔西門豹賢臣也史起尚以為不知用是不智也况野人鄙卒能知此耶傳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謀始若俯從臣議恢復農功則禹之疏濬川澤周之均別廬井無以加矣詔俟大河畢役就度工而事終寢

丙戌詔減廣濟軍諸應役人先是知軍范諷言本軍地方才四十里距曹州甚近而戶口不及一縣其差役乃

與他州等請還隸曹州或割曹濮單近縣户三五千以隸本軍下轉運司相視言軍不可廢故於諸差役裁減之

丁亥詔修泰州捍海堰先是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監西溪鹽稅范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災十二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既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洶且至役夫散走

旋濘而死者百餘人衆譁言堰不可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而仲淹尋以憂去猶為書抵綸言復堰之利綸表三請願身自總役乃命綸兼權知泰州築堰自小海寨東南至耿莊凡一百八十里而於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踰年堰成流逋歸者二千六百餘户民為綸立祠令儀及綸各遷官令儀陳留人仲淹吳人也張綸兼權知泰州乃五年八月辛卯綸及胡令儀遷官乃六年七月甲子朔今并書之仍别出

戊子命官考試開封府國子監舉人宰臣王曾等因言自唐已來遴選儒臣授以文柄可否進退委之攸司或升黜之間不副公議即覆行考試嚴加懲責比來條目繁密關防周至善則善矣然於推心責成揀賢拔俊之理恐未允愜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舊規不可輕議改革殊不知先帝孜孜選士務要盡公思皇之念本不如此蓋當時近臣不悉淵衷罔知大體有此擘畫更乞聖慈漸次體當事理此後別加詳定上然之　詔押賜

外州軍衣襖舊皆差伎術官比來宗室戚里多以親屬干請至有諸司使副及京朝官為之煩擾州縣自今一切罷之

已丑詔施州溪洞安遠天賜保順州南州順州等蠻入貢京師道路遼遠自今聽以所貢物留施州其當賜物就給之願自入貢者每十人許三兩人至京師其首領聽三年一至從轉運使北海王立之請也記聞以為從王立之請據會要乃密院措置今參取之

乙未以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范雍為契丹生辰使東染院使帶御器械侯繼隆副之起居郎知制誥徐奭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祗候裴繼巳副之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刑部郎中張若谷為契丹后正旦使右侍禁閤門祗候岂準副之

己亥詔沿蕃官毋納降户

九月甲辰朔詔自今配隷軍人其妻子並日給口食至配所

乙巳以陝西轉運使侍御史王博文為兵部員外郎户部副使時三司闕官中書議除人上曰頃者蕃部侵擾西邊博文饋軍有勞此可用也乃驛召博文遷官就職戊申三司請市糴芻粟上因問輔臣諸坊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代馬多數倍計芻秣費歲不下數百萬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陝西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聽民間市易二三年間必有蕃息此與畜之外廐無異也外廐之說已前有之不妨重見也且祖宗舊制以羣牧司總天

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騏驥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廄坊其畜病馬有牧養上下監牧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員僚十將節級獸醫槽頭刷刨長行調上乘有小底諸監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井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廄孳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然馬之孳息不足以待國用常市於邊州雍熙端拱閒沿邊收市河東則麟府豐嵐州火山軍唐龍鎮濁輪寨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

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置場天聖中猶得蕃部省馬總三萬四千九百餘匹云此據本志附見更當刪削

乙卯詔曰講學久廢士不知經豈上之教導不至耶其令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經術者三五人以聞 西南

蕃王龍光瀧遣使來貢方物
丙辰詔皇城司親從官闕自今選神勇以下步軍補之
庚申詔禮部貢院舉人有能通三經者量試講說特以
名聞當議甄擢之
乙丑監察御史曹修古言七十致仕載在禮經近代以
來貪榮不去故唐貞觀中嘗下責諭之詔仍令致仕官在
本品現任之上蓋欲其知恥而勇退也比有年近八十
尚在班行心力既衰職事何補鐘鳴漏盡未悟夜行之

非日暮途窮多為身後之計請下御史臺及諸轉運司告諭文武官年七十者令上表自陳特與轉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即宿德勲賢自如故事從之因著為令修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黄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前代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黄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笞二黄門笞黄門附此恐别有時月

庚午詔逃亡經十年以上歸業者未得起税更候三年

減稅之十五

辛未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以田賦民每頃輸稅五分諸州所差耕卒并牛並放還先是襄州有荒田四百八頃餘八十畝唐州百七十頃自咸平二年轉運使耿望奏置營田務每歲於屬縣差借種田人牛夏又借耨田夫六百人秋又借刈穫夫千五百人歲入甚廣後轉運使張選改其法召水户四十一分種之未幾皆訴免務遂廢景德二年轉運使許逖復奏興之而歲參役兵夫至

是轉運使言其非便詔遣屯田員外郎劉漢傑與轉運同定利害而漢傑言二務自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為緡錢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為緡錢二萬餘而所給吏兵俸廩官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緡唐州四萬餘緡得不償失故廢之轉運使當是余獻卿耿望事見咸平二年四月與此差異歐陽修為許逖行狀亦不載復營田務事當考

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等重删定編敕時有司言編敕自大中祥符七年至今復增及六千

七百八十三條請加刪定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蓋去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今有司但詳具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　詔京東西淮兩浙福建諸州軍雨水壞民田廬所在存卹之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此據本紀實録無之　廣信軍城壞以近契丹不敢築知軍博州團練使王德用率禁軍亟城

之詔賜軍士緡錢及城成又降詔褒諭
丙子賜鎮戎軍修天聖寨役卒緡錢
庚辰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來貢方物而不持本
國表章詔卻之
辛巳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路糴軍儲
乙酉詔進士諸科嘗經先朝御試而今不預薦者許就
省試
曹儀江德明等葺諸軍營房凡一十三萬九千餘間辛

卯詔賜以襲衣金帶　淮南轉運司言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修水閘成初堰度舟歲多壞而監真州排岸陶鑑監楚州稅王乙並請置水閘堰旁以時啟閉及成漕舟果便歲省堰卒十餘萬乃詔發運司他可為閘處令規畫以聞鑑乙並優遷鑑潯陽人其孫愷嘗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有文字記此事甚詳當尋討乙元城人王安石誌其墓云乙言楚州可去堰為閘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工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與實錄差不同當考

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者自今與一子官時都官郎中

熊同文請老自言更不願分司監當止乞録二子各未科出身旣許同文守本官致仕仍特補其一子太廟齋郎因著爲例熊同文事據會要不知何許人

甲午昏霧四塞

乙未詔三班差使殿侍及諸班差使散直外班殿直列命官之下攝長史司馬之上

丙申奉安真宗御容於南京鴻慶宫　壽州屬縣多盜至白晝掠民市中上聞之謂輔臣曰不即掩捕此長吏

之責也詔劾知州司封員外郎孟穆罷之議所以代穆者或言知楚州度支員外郎梅詢有吏幹嘗坐事廢紲今可用也乃徙詢知壽州加兵部員外郎仍賜御札訓以趨事滌過之意　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

己亥戸部副使王博文言陜西沿邊蕃部捕送逃軍多因樵採或遠探伏路而被蕃人所執亦有脫身得歸復為掠去者有司皆準法處置情實可矜自今請決配遠惡州軍詔止配外州牢城情輕者仍奏聽裁十二月甲戌王隨下

敎與此畧同當考博文事
又見明道元年七月甲戌

十一月甲辰詔見行編敕及續降宣敕其未便者聽中外具利害以聞　詔天禧中舉人補三班使臣者聽換文資

辛亥國子監摹印律文并疏頒行

甲寅詔河北强壯自咸平中募民為兵如聞衰老尚從役軍中自今弟侄子孫願代者聽仍勿追擾之

先是孫奭馮元共薦大理寺丞楊安國為國子監直講

於是并召安國父奉禮郎充州州學講書光輔入見上令説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逺而未易行臣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説明暢上欲留為學官光輔固辭乙卯以光輔為國子監丞遣還

戊午升涇原路蕃落指揮為禁軍在横塞之上　詔臣僚奏房從子弟恩澤降舊例一等

己未詔鄜延路部署司比上邊事多失實其飭蕃部逺斥候無得輕出師

庚申詔䕃補京朝官監當六年而課不登者更令監當一任

甲子以太子中舍李餘慶為殿中丞餘慶同判秀州請置海鹽華亭兩縣鹽場至是歳收緡錢七十八萬七千特遷之

乙丑減諸路歳造兵器之半　太常禮院言來年正月上辛祈穀於上帝而長寧節上壽乃在致齋之半請更用次辛從之

丙寅詔大理寺詳斷檢法官自今歲滿除家便知縣候一任回與同判明年九月戊午

十二月癸酉遣官祈雪

甲戌知秦州王隨言蕃部捕送逃軍多利厚賞而枉致其罪今既減定刑名其賞物亦請罷給錢絲止與腰帶襖子從之先是軍士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奴畜之小不如意執以求賞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當免死聽復隸軍由是全活者多十月己亥王博文奏請與此差異當考

丙子翰林學士夏竦等上國朝譯經音義七十卷賜器幣有差因出皇太后發願文以示輔臣

丁丑詔京城物價翔貴其令三司出廩米之下者貸畿內民期以二年償粗色之半又散置糶場數十第取半價民爭赴之迄春初無饑者先是太倉粟有陳腐不可充軍食者權發遣三司事程琳因建此議朝廷從之凡出米六十萬斛琳正傳於發陳粟下便云鹽鐵副使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庭文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鑄朝廷下其議琳言布請用大錢是誘民盜鑄而陷之罪非唐第五琦嘗用此法卒不可行申欲以銅

鈌雜鑄理恐不成當令申試之鑄卒不就按布為庋支副使乃天聖九年閏十月為鹽鈌副使又在明道二年七月此時葢未也正傳誤矣又許申以是年六月方為廣西提刑建議亦未必在此時今並不取　三

司下畿縣買素食物料提點公事張嵩以畿内災歉乞收糴於市上問輔臣曰此何所用王曾等對曰御庖所須也上曰豈可以口腹擾民其悉罷之

辛巳道録院上所定名山洞府歲投龍簡者二十處餘悉罷之

壬午幸玉清昭應宫開寳寺景靈宫祈雪故事車駕還

必作樂前導上精意以禱命毋作樂既雪輔臣皆賀上

喜曰力田之民今有望矣

丁亥析衛州之衛縣隸安利軍懷州之獲嘉縣隸衛州

是日上謂輔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皇太后壽

然後御天安殿受朝賀其令太常禮院草具其儀皇太

后曰豈可以吾故而後元會之禮哉王曾對曰陛下以

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命因再拜稱賀

上固欲先上太后壽既退出墨詔付中書　禮部尚書

集賢院學士晁迥累章請老上謂輔臣曰迥先朝學士志行修潔朕且欲留之可乎王曾對曰迥年七十六歲陛下雖欲留迥筋力恐不能也乃授太子少保致仕給全俸歲時錫賚如學士　罷天慶等五節上清宮立班

丙申契丹遣保靜節度使蕭漢寧兵部郎中知制誥鄭節來賀皇太后正旦

丁酉遣右千牛衛上將軍蕭信沙州觀察使石宇來賀正旦　接伴使孔道輔言北朝並知兩制臣僚之數欲

乞假官外各令兼帶本職會要四年十二月事 太常禮院定國信司奏正旦朝會契丹使依舊儀設位龍墀上次節度使南升殿坐位如侍宴儀此本志十二月事當考或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張家駒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天聖五年春正月壬寅朔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黎明百官並常服并㧞丹使班庭下内侍請皇太后出殿後幄鳴鞭升坐又詣殿後皇帝幄請服鞾袍於簾内皇太后前再拜稱賀皇太后曰履端之祉與皇帝

同之遂奉觴跪進曰謹上千萬歲壽又再拜皇太后曰
恭舉皇帝之觴教坊樂止皇帝還幄宣事舍人引百官
横行再拜太尉自西階升賀俛伏興降還位在位皆再
拜侍中承旨曰履新之吉與公等同之太尉又自東階
升奉觴跪進於簾外内謁者接以進太尉北向拜奏曰
謹上千萬歲壽太尉降還位典儀曰再拜在位再拜宣
徽使承旨曰謹舉公等之觴典儀曰再拜分班序立宣
事舍人引太尉以下升殿簾外及東西廂坐酒三行侍

中奏禮畢皇帝乃服衮冕御天安殿受朝賀
丙午契丹遣左監門衛上將軍蕭道寧給事中知制誥
張克恭來賀長寧節
癸丑命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劉筠權知貢舉中書初
議擇官上曰劉筠可用也筠時在潁州遂驛召之
巳未詔禮部貢院比進士以詩賦定去留學者或病聲
律而不得騁其才其以策論兼考之諸科毋得離摘經
注以為問目又詔進士奏名勿過五百人諸科勿過千

人
庚申降樞密副使刑部侍郎晏殊知宣州先是太后召
張耆為樞密使殊言樞密與中書兩府同任天下大事
就令乏賢亦宜使中材處之耆無它勲勞徒以恩倖極
寵榮天下已有私徇非材之議柰何復用為樞密使也
太后不悅於是從幸玉清昭應宫從者持笏後至殊怒
撞以笏折其齒監察御史曹修古王沿等劾奏殊身任
輔弼百寮所法而忿躁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

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殊
坐是免尋改知應天府殊至應天乃大興學范仲淹方
居母喪殊延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殊
始論張耆不可為樞密據張唐英政要及歐陽修神道碑史不載也
戊辰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龍圖閣直學士夏竦為右
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為姦
竦為集前比著為定例事皆按比而行
庚午詔西京福建路水災州軍去年秋稅未納者特與

倚閣

二月癸酉命參知政事呂夷簡樞密副使夏竦修真宗國史翰林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劉筠陳堯佐同修宰臣王曾提舉初内出劄子以先朝正史乆而未修慮年祀浸遠事或淪墜宜令王曾修纂之故事宰臣自領監修國史至是以曾提舉乃別降敕焉會要云修兩朝史時王旦未領監修故特授敕曾以監修而再授敕為提舉蓋一時之制也

甲戌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陳堯咨為翰

林學士仍以堯咨先朝初牓第一人特班蔡齊上
乙亥詔民間摹印文字並上有司候委官看詳方定鏤
板初上封者言契丹通和河北緣邊榷場商人往來多
以本朝臣僚文集傳鬻境外其間載朝廷得失或經制
邊事深為未便故禁止之　趙德明使都知兵馬使白
文美來告東南蕃部多逃入漢界者詔鄜延部署司據
數遣還夏州其先落蕃戶口亦詣德明護送境上
丙子詔京東災傷其流徙之民令所在賑卹之

己卯左班殿直閤門祇候成正忠為右侍禁知辰州初正忠提點廣南西路刑獄代還磨勘院以正忠能辨究獄課在第二故特遷之

庚辰吏部銓引對選人上謂輔臣曰州縣秩卑而長吏多以愛憎捃摭細故文致使不得自進朕甚念之王曾對曰引對之際在陛下酌所犯重輕而特加選拔則塞滯靡遺也

丙申知寧州楊及上所修五代史上謂輔臣曰五代亂

離事不足法王曾曰雖然安危之迹亦可為監也

丁酉詔水災州軍民貧而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之

己亥以大理評事館閣校勘王琪簽書南京留守判官事館閣校勘無出外者琪為晏殊所辟特許之

辛丑浚陳留縣自明河　升慶州有馬安寨指揮為禁軍　詔開封府界知縣自今委審官院於京朝官内選曾歷親民者充罷三年十月詔

三月癸卯罷兖州知州天貺節朝拜乾元觀觀在奉符縣距州三百里歲皆知州自行而有道路供辦之勞上因命奉符知縣代之

王蒙正為荆南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横肆知府李若谷繩以法議事多輒同轉運使王碩具奏頗佑蒙正戊申徙若谷知潭州荆南士族元甲恃廕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父兄訓子弟爾洞庭有宿賊數邀賈船殺人投湖水每捕獲以所殺尸漂没無可驗輒貸死隷他州既

而逃歸復攻刼若谷以術擒致磔於市自是湖中少寇

鄜延路部署張遵等言準詔緣邊内附人盡遣還夏州然蕃户頗衆恐忽生驚疑反致邊患欲諭令漸歸如不願者亦聽詔可　罷瓊州歲貢瑇瑁鼊皮紫貝

庚戌上謂輔臣曰知州同判民之表也今審官院一以名次用人可乎王曽曰不次用人誠足以勸羣吏然須更為選任之法乃可也

癸丑左正言劉隨為左司諫隨在諫職數言事甞言今

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靜可也　詔襄潁許汝等州以水所壞穀八萬餘斛賑給貧民　令僧道毋得出入司天監私習天文
丙辰龍圖閣待制韓億崇儀副使田承說各罰銅三十斤以奉使契丹而不相善也
辛酉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仍命翰林學士宋綬以下二十六人為殿後封彌謄錄考覆詳定編排官如
先朝舊制

壬戌試諸科

甲子詔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七舉及六舉終場年六十淳化以前嘗應舉及經先朝御試者不以舉數令貢院别具名以聞

乙丑賜進士王堯臣等一百九十七人及第八十三人同出身七十一人同學究出身二十八人試銜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者又六百九十八人堯臣虞城人也

是月秦州言地震

夏四月壬申賜雄莫州修城役卒緡錢

癸酉試特奏名進士及諸科甲戌賜同出身及試銜者凡三百四十二人尋下詔戒諭諸道舉人宜奮勵詞學毋坐視歲月冀望恩澤

辛巳契丹遣林牙昭德節度使蕭藴政事舍人杜防賀乾元節知制誥程琳為館伴使藴出位圖指曰中國使者至契丹坐殿上位高今契丹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又曰大國之卿當小

國之卿可乎琳又曰南北朝安有小大之異防不能對

上令與宰相議或曰此細事不足爭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啓其大固爭不可藴乃止

辛卯賜新及第人聞喜燕於瓊林苑遣中使賜御詩及中庸篇一軸上先命中書錄中庸篇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陳之

壬辰壽寧觀火

先是上謂輔臣曰世無良醫故夭横者衆甚可悼也張

知白對曰古方書雖存率多舛繆又天下學醫者不得盡見上乃命醫官院校定黄帝内經素問及難經病源等下館閣官看詳乙未詔國子監摹印頒行又詔翰林學士宋綬撰病源序

丙申殿中丞集賢校理劉立禮落職同判崇州立禮馮拯女壻也嘗令其妻入禁中求知開封縣故黜之　詔選人注川峽廣南福建路幕職州縣官除給程限外違一年以上不到任者無問有無事故並許格式司牧使

負闕

五月辛丑詔武臣弟姪子孫之習文藝者聽奏文資

壬寅以延州金明縣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士彬為供備副庫使初西人寇金明士彬與其弟士均率兵擊敗之斬首千餘級故有是命其立功將校並賜器幣遷補有差西人是屬羌或是趙德明當考

是日太白晝見

丙午閱諸軍騎射於崇政殿

辛亥錄繫囚

壬子詔河北諸州軍酒稅務自有監臨官而轉運使復差官比校歲課務以侵民其罷之

乙卯詔涇原路蕃落指揮將校嘗有戰功而物故者錄其子孫一人

癸亥太后幸楚王元佐第視疾是日王薨上自臨奠輟視朝五日贈河中鳳翔牧兩府牧自元佐始追封齊王謚恭憲宗室子弟特給式假七日以鹵簿皷吹導至永安陪葬永熙陵

是月磁州言蟲食桑

六月庚午朔以宰臣王曽病瘡疹給假將理降詔存問

甲戌幸玉清昭應宫及開寳寺祈雨丙子詔開封府諸縣決繫囚無或淹滯以近州皆雨而畿甸獨未雨故也

丁丑雨　詔西川維茂黎三州自今令轉運使提點刑獄舉本路官為知州明年二月

戊寅詔閤門祇候老疾者與除南班官

壬午提點開封府界公事張嵩等言畿縣雨足上覽奏

甚恱謂輔臣曰比遣人近郊取苗稼視之而根葉滋茂此有秋之兆也

先是太后大出金帛重修景德寺遣内侍羅崇勲主之癸未命翰林學士蔡齊撰記宰相張知白因言按五行志宫室盛則有火災近者洞真壽寧觀相繼火此皆土木太盛之證也請自今罷諸不急營造以荅天戒上納其言壽寧觀火在四月洞真宫火則不得其時東京記云天聖初當考張知白雖有是言上固然之未即行也本紀即於是日書罷諸營造之不急者恐誤矣

丁亥賜河役卒衫襖　詔翰林學士依大中祥符五年故事常一員在院如假故次學士直天聖元年嘗詔隻日出宿以故事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至是中書言恐宣召不即至而有是詔

翰林學士承旨權判都省劉筠言京中百司私名猥多如定額有闕請先試書札送御史臺看詳方許收補餘悉罷之戊子詔從筠請

庚寅同提點開封府界公事張君平言自畿至泗州往

來舟船多為盜邀刼請凡兩驛增置捉賊使臣一員而罷自京至楚州夾河廵檢從之

辛卯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文思使張綸兼權知泰州管勾修捍海堰會要在十月今從實録四年八月丁亥初修堰

壬辰詔大兩省以上官依御札歳舉幕職州縣官五人

秋七月辛丑賜泰州鹽官鎮被水民家錢三千米二斛

壬寅詔自今大禮前已降約束而犯刼盜及官典受贓並論如律仍毋得禁奏聽裁先是知亳州馬亮言按律

知有恩赦而故犯者不得以赦原朝廷每於赦前下約束蓋欲申警貪盜之人令犯者禁奏聽裁及案下大理寺而法官復不詳律意乃言終是會赦因而多所寛貸頗為惠姦故降是詔

癸卯詔樞密直學士李及薛田趙稹龍圖閣直學士劉隨右諫議大夫姜遵舉太常博士以上曾任知州通判堪錢穀刑獄任使者各二人

甲辰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乙巳環州熟戶旺扎勒族故康州刺史羅阿子蘇都為新州刺史本族巡檢

丙午邢州言蝗

丁未禁停廢命官使臣過河西市牛馬

庚戌詔以大暑自今不御前殿終月初王曾等言夏秋大旱毒氣中人此洪範所謂僭恒暘若也皆臣等輔政無狀以致厥咎上曰朕亦夙夜循省其變豈徒然哉當與卿等共修政事以答天戒爾

甲寅趙善言蝗自邢州南來才二頃餘不食苗上謂輔臣曰但慮州郡所奏不實耳其遣官按視之速捕瘗以聞

丙辰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丁巳以馬軍副都指揮使彭睿為修河都部署内侍押班岑保正為鈐轄禮賓副使閤文應供備庫副使張君平並為都監　詔京東轉運提點刑獄司察被水縣令

佐老疾罷懦不勝任者以聞

巳未上以災異數見詔羣臣毋得因郊祀請加尊號時太后欲獨加尊號遣內侍諭輔臣輔臣力言不可太后從之乃別下書諭中外

庚申輔臣列章引災異自劾乞從罷請詔不允　賜汴口役卒緡錢

丙寅詔三司將來南郊乘輿服御等物當雅飭者務從簡約　南郊禮儀司劉筠言天聖二年南郊朝享玉清

昭應宮景靈宮又宿齋於太廟一日之內陟降為勞請罷朝享玉清昭應宮俟郊祀畢行恭謝之禮從之

八月戊辰朔命知制誥程琳往滑州祭告河

辛未省三館秘閣都監一員咸平元年十一月初命劉崇超監書籍天禧五年十二月又命皇甫維明同監更號勾當公事於是崇超卒特有是詔

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日官奏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

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監察御史曹修古言日官所定帝旨悅上不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取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嘗禁採狨毛故事未遠宜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壬申修古出知歙州修古以臺官出典州必坐論諫不合也附傳太略正傳雖頗增益要亦不詳當尋他書撿正之

癸酉以戶部副使兵部員外郎王博文為賀契丹后生辰使六宅使王準副之

甲戌置祁州同判一員　禁民間結社祠嶽瀆神私置刀楯旗旛之屬

辛巳徙知天雄軍昭化節度使曹瑋知河陽瑋以疾自言也　詔京東西河北災傷人戶免修河物料折科

乙酉上謂輔臣曰先朝以司天監及測驗渾儀所凡奏災祥類陰相參合故更置翰林天文院以較得失比又

令司天監兼領非先朝意也其罷之

丙戌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陳堯咨為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樞密直學士陳堯佐權知開封府堯咨自負其能冀速登用頗不快於執政者嘗有謗言達於上太后惑焉他日以問王曾等曾既具對且曰臣等職在弼諧敢不心存公正然讒人罔極亦不可不察也太后猶未信曾曰是非曲直在於聽斷之審請以藥物諭之醫方謂藥有相使相反惡者而甘草為國

老以其性能和衆藥故湯劑中不以寒温多用之而斑猫有毒若與衆藥同用必致殺人此其驗也太后大悟不數日堯咨有換官出鎮之命堯咨内不平上章固辭時太后嘗以雙日垂簾特用隻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乃拜受堯咨善射嘗取錢為的一發貫其中於兄弟間最為少文任氣節真宗嘗欲授以武職堯咨母不可乃止或謂太后此除實用真宗遺意也尋有詔堯咨遇契丹使過大名權位丞郎上及歲增公私錢百萬天雄城

壁器械自昇丹修好久不治堯咨至並加完葺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堯咨譏誇事據言行錄百一編又云堯咨晚年以其兄堯佐妨己進用頗出怨言國史並不載或修史者陰有所庇蓋蒲宗孟與堯咨實同州里也不然王氏父兄雅不喜堯咨故云爾當考又王沿傳云知開封府陳堯咨判官張宗晦日嗜酒廢事沿皆奏彈之亦當考

壬辰甘州可汗王寶國伊嚕格勒遣使來貢方物

九月己亥廢淄州東埠鐵冶　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礎言方用兵夫塞決河而近郡比罹水旱之

災物力凋弊不可重擾請罷中外土木之不急者從之

賜秦州小洛門採造務卒緡錢

庚子以吏部郎中知制誥石中立爲契丹賀生辰使崇儀使石貽孫副之户部判官職方員外郎張保雍爲正旦使崇儀副使孫繼鄴副之左正言直史館孔道輔爲契丹后正旦使左侍禁閤門祗候馬崇副之

癸卯遣知制誥程琳西上閤門使曹儀往滑州按視修河初詔欲增發丁夫二萬中書言調工已衆不可增發

故遣琳等往度之　召輔臣至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書各賜織成御飛白字圖

乙巳詔京師轉運使張億自今五日一具修河次第以聞　初李允則知雄州州令州民張文質給為僧入契丹刺事嘗補契丹職官至是來歸詔補文質二班奉職潭州監當　樞密直學士李及言比歲天下濫度僧至有亡命不逞之人竄名其間請自今出家者須親屬詣在所召保官方聽係寺帳從之

庚戌御崇政殿召輔臣閱龍衛神勇軍習戰陣遂命射第進補之　陝西轉運司言同華等州旱蝗蝝蟲食苗

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國史院編修官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絶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如誅罰絶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

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冊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輙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

澤即倭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蝕地震水旱之變有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耶陛下信任不篤耶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効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事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所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

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恵浹於下豈有時事之艱哉 縡上疏不得其時附見陜西言旱蝗後

癸丑御史奏彈虞部員外郎李文晟國子博士陳宗憲違詔押賜衣襖詔罷之仍以彈文牓朝堂 太常禮院

言奉詔詳定輔臣攝事宗廟而有私喪者按唐貞元六年御史監察以開元禮凡有緦麻以上喪不得饗廟因移文吏部奏曰禮諸侯絶周大夫絶緦麻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絶不祭者謂同宫未葬欲吉凶之不相黷也魏晉以降變而從權内衣縗服謂之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則事當復常江左虞潭髙仲堪亦謂既葬公除不可以廢祭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廢王事也今私家之祭無廢者而公家

之祭乃猶禁之請申明舊令遂詔凡有緦服既葬公除及聞喪假滿者並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毋得與祭請如故事施行從之

甲寅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馮元同修國史

乙卯命監察御史王沿侍禁閤門祗候王濤往陝西路體量安撫

丙辰詔滑州修河兵夫比多疾病其令醫官院遣醫分治之候罷役較其全失之數以聞

戊午詔自今刑部詳覆官依大理寺詳斷檢法官歲滿與家便知縣一任回與同判去年十一月丙寅

己未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程琳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琳上疏請罷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　先是詔選能吏治畿縣太常博士漢陽張錫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歲終遂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錫材堪御史上曰

李及清謹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即命錫為監察御史

壬戌詔陝西轉運司所部知縣縣令有不治者權遴幕職州縣官代之以聞

冬十月丁卯朔遂城縣令張餘慶換西頭供奉官餘慶因流内銓引對自陳素習武技又嘗捕冦有功上即命射引滿中的特擢之

庚午詔河北災傷州軍舊倚閣秋稅聽明年輸之　閣

門言乾興初詔齊州防禦使允升等綴曹州觀察使德雍班近又詔預燕則如閤門舊儀宗室與外朝防禦團練刺史只以官次同行而坐初無異儀上不欲宗室參外朝之列因詔宗室防禦使至刺史預燕上壽從遊幸與宗室觀察使重行而坐　三司請留四川上供紬絹十萬於環慶等州博糴糧草從之

辛未罷陜西預放青苖價錢　詔河北忠烈宣勇等指揮年六十以上者聽自便　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知

禮院王皡上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初天禧中同判太常禮院陳寬請編次本院所承詔敕其後不能就皡因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敕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成書上之賜五品服皡曾弟也　賜滑州修河役卒緡錢

癸酉奉安真宗御容於慈孝寺崇政殿

戊寅以開封府進士桑懌為衛南尉懌雍丘人有勇力善用劍及鐵簡嘗舉進士不中去遊汝潁間力田以自給汝旁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因召里

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為吾不汝容也有頃里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官懌疑少年王姓者為之夜入其家得其衣而王未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為盜今里中盜衣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郟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處尉怯甚陽為不知者將去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乃下馬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劍以往殺數人盡

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特擢之懌遇人常祗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健且勇也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載以舟見民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食其粟粟盡乃止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多合道理類此國史桑懌傳並用歐陽修所為文據實錄天聖五年十月懌初得衛南尉非郟城也今但從實錄附傳亦誤以衛南為郟城蓋因歐陽文耳

詔修河兵夫候功畢日其少壯願隸禁軍者聽之

庚辰以講禮記徹燕近臣於崇政殿仍詔兩制及館閣官賦詩以進

壬午遣知制誥徐奭往滑州祭告河　判太常禮院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請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上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

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禮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樂縣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有詔從之

癸未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劉文顯賈象之歐陽政耿懷忠並為右千牛衛將軍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蔡守琳陸永澤康仲甫並為右監門衛率府率致仕樞密院言

文顯等皆年踰七十猶貪祿在外而不自退也

乙酉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實錄正史外錄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歷時政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與正史並行從之　荆湖北路轉運司言下溪州刺史彭儒猛死其子仕端知容州以名馬來獻請繼襲戊子命仕端知下溪州賜以袍帶還所獻馬　賜滑州修河役卒緡錢

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見行喪服外祖卑於舅姨大功加於嫂叔其禮顛倒今錄開寶正禮五服年月一卷請下兩制禮院詳定學士承旨劉筠等言奭所上五服制度皆應禮然其義簡與世俗不能盡通今解之以就平易言兩相為服無所降殺舊皆言報者具載所為服之人其言周者本避唐諱今復為朞又節取假寧令附五服敕後以便有司而喪服親踈隆殺之紀始有定制已丑詔國子監摹印頒天下

壬辰醫官院上所鑄俞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先是上以鍼砭之法傳述不同俞穴稍差或害人命遂令醫官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又纂集舊聞訂正訛謬為銅人鍼灸圖經至是上之因命翰林學士夏竦撰序摹印頒行賜諸州在七年閏二月今并書之

癸巳詔陝西饑免流民所過渡錢　南平王李公蘊遣其驩州刺史李公顯來貢方物命公顯為叙州刺史靜

海節度行軍司馬

甲午上與皇太后幸御書院觀太宗真宗御書賜本院

内臣待詔書藝器幣有差

乙未詔川廣官在任物故者令所在遣人津置還鄉其

家屬人給米日二升

丙申滑州言塞決河畢是日旬休上與太后特御承明

殿召輔臣諭曰河決累年一旦復故道皆卿等經畫力

也王曾等再拜稱賀詔速第修河臣僚勞効以聞　作

靈順廟於新隄之側此據宋綬廟記乃十月事也

是月翰林侍講學士刑部侍郎孫奭奏臣有孫男四人雍雄維雅即今並是右班殿直竊聞近敕今後文官只許奏蔭文資臣之四孫雖是條貫以前奏蔭其如尚屬幼稚虛請俸錢幸處公朝實不遑息欲望並與改無料錢京官所兾克遵明詔不墜素風詔從之

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脩埽曰天臺埽以其近天臺山麓故也　陝西體量安撫王沿等言京兆府旱蝗乞

減長安等四縣秋税十之三咸陽等九縣十之二從之

戊戌廢許州單鎮牧馬監

己亥以河平宰臣率百官稱賀遂燕崇德殿自天禧二年河決至是積九載乃復塞凡費芻藁千六百二十萬他費不與焉遣官告謝天地社稷宗廟諸陵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祭于河宋綬撰脩河記脩河部署馬軍副都指揮使保順節度使彭睿加武昌節度使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范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右諫議大夫

冠瑊加樞密直學士凡督役者第遷官民經率配免秋稅十之三優卹災傷户始役既興朝議以歲饑將復罷瑊言病民者特蒭藁爾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為棄物後復興功歛之是重困也乃詔訖役

庚子命工部郎中唐肅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白懐遵往河北路體量安撫

壬寅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請造指南車内侍盧道隆又上所創記里鼔車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

甲辰百官集尚書省受薦享景靈宮誓乙巳受享太廟誓丙午受合祭天地誓丁巳上謂輔臣曰百官三日受誓禮當然耶王曽等曰宮廟告享皆縁郊祀之事止當受一誓爾今蓋循先朝舊制請俟他日釐正之

辛亥朝饗景靈宮

壬子饗太廟大禮使王曽言皇帝執圭被衮酌獻七室而每室奏樂章恐陟降為勞請節宮架之奏上曰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

癸丑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賀皇太后於會慶殿

丁巳恭謝玉清昭應宮

壬戌錄故西京作坊使滑州鈐轄張君平子造為三班奉職遜達並為借職君平有吏幹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而朝廷未嘗不訪以便宜河既平君平且死論者惜之

十二月辛未加恩百官賜定王元儼詔書不名

甲戌內降劉子輔臣經南郊奏薦恩例外更與一子改

官　詔河東路強壯有物故及老疾者許本家別丁代役若無丁聽於本村別戸遴人補之

戊寅濬滑州魚池埽減水河

丁亥詔凡文武臣僚及宗室奏薦恩澤有受賂而冒為親戚者聽人告其得實者與一官不願官給錢五百千已奏薦者限半年自陳限外雖會赦不以原

己丑左正言直史館孔道輔為左司諫龍圖閣待制時道輔使契丹猶未還也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

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主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嘿然又酌大巵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上問其故道輔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蹙每漢使至輒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上然之道輔本傳云道輔受諫官之命即日論曹利用羅崇勳考之不合今移見七年十二月

庚寅賜西頭供奉官從質絹百匹初從質為其兄從謹病割股肉療之上頗稱其孝友欲進以官王曾曰此閭巷細民之所為若奬及宗室則恐浸以成俗而不可禁故止賜縑而已從質惟忠子德昭孫也兩朝史載從質割股事附傳無之又載從質請增置學官附傳亦無其詳具治平元年六月

祕書監致仕胡旦復上其所撰演聖通論七十二卷唐乘七十卷五代史略四十三卷將帥要略五十三卷辛卯以旦子彤為將作監主簿仍詔襄州增旦月給米麥

各三石實錄於八年壬午已書錄形今又書不知何故或誤也止存其一

壬辰契丹遣奉先軍節度使耶律寧衛尉少卿元化來賀太后正旦

甲午契丹遣安東節度使耶律罕大理少卿王用保來賀正旦　開封府言試諸寺觀童行合格者三百九十九人詔止度二百人

是歲南郊肆赦中外以為丁謂將復還殿中侍御史陳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姦有殺無赦丁

謂因縁憸佞竊據公台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宫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令裡柴展禮涣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要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更不原赦上然之